

埋

憂

集

埋憂集 卷六

成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後學烏程陳寶善校字

二僕傳 臬堂文鈔節錄

明季鄞李忠毅公有二僕一日任瑞體長能飲解音律性甚黠喜逐輕薄兒遊一日孔瑞狀黑體短小而其中獨母弟俱依公家公家待此二人甚厚公蒙難家失勢遂俱謝去任僕投海道門爲夜不收孔爲某副將營健步其後公械至西陵公夫人使人持金錢微隨公爲給用適任僕以事至省道遇公因乘醉呼主人名謾罵欲遮奪所持金其故人在西陵圖援公者俱徙舍避之竟

分所齎財乃已而孔僕在家時與營中二夥將笑入公家取器物去復爲告匿狀投副將逼取公家數百金以一貂裘獻將官其叛主之惡皆如此未幾某副將使孔僕持急書至省下投大帥府此僕行數日見途中一人刀笠擔囊稍稍就近與語知各爲某營健兒齎書至省告警備事因與同宿對飲臥一榻次夜其人益大買酒探囊中牛鹿脯縱飲約拜香燭幾夜半方各酣寢行至錢塘其人曰若先行吾待後曹須次至省與若酣飲吳山某酒家遂別而孔有一子在省間與父相遇大喜共齎書投帥幕大帥坐帳中發視忽大怒立命人拽出斷

頭此僕惶急不得一辨語父子頭已並落蓋途中所遇
健兒乃山寨謀者持諭降檄方酣寢時已潛易之矣而
任爲夜不收數年以罪除糧日縱博大嚼靴笠俱償酒
家貨無所投日擁敗絮空腹臥榻上無面出見人一日
偶出門不歸此曉人傳南湖有一屍抱一屍浮出其一
屍卽任也俱謂此僕不能忍凍餓自投水死或曰此僕
行遇一飲酒徒飲得醉歸黑坐橋上謂其家臥榻上仰
臥墮橋下石故其死腦碎或曰人有墮水死者其魂
常爲水鬼必得代方已此奴醉後坐步口爲鬼拽入水
中故相與拖出要之任僕之死人不知其所以死至孔

僕之死卽彼亦不自知其死也而且父子同死天之報惡人誅叛主賊亦太奇已可畏哉可畏哉

段珠

雍正時石門有段七者以拳勇名天下其妹名珠從乃兄學藝絕精年十六七矣韶麗絕世一日有少林僧訪之叩其門七不在妹從樓上應之僧戲之曰旣爾使老僧得近芳容豈不更勝乃兄此天假之緣也女怒躍而下以鞋尖蹴其兩太陽洞入寸餘僧目珠笑出而死嘉慶初苗匪擾川楚齊林者本襄陽總役習白蓮教破案伏法及其兒之富等旣反迎林妻齊王氏爲總教師

諸賊聽其號令賊首也謂之齊二寡婦最悍毒大書旗
上曰替夫報讐勢尤猖獗久之乃敗戡定教匪述編謂
其姿頗豔冶雙翹纖細偕羣狼豕野逐山眠名冠諸賊
之首真人妖也相傳齊二寡婦每臨陣戴雉尾衣紅錦
戰袍于馬上運雙刀趨捷如飛所向無敵有時翹一足
自山頂疾馳而下注坡驀澗從無蹉跌其勁健亦可想
矣王氏有婢名黑女子亦勇鷺善鬪爲羣賊所服後爲
官兵敗於卸花坡俱投巖死

金三先生

金三先生者武林人其拳法得乃祖石音之傳嘗以授

徒來邑中一日與其徒演伎於烏將軍廟有孔六者方壯年自負其勇欲試金出不意騰一足起金笑曰勿惡作劇騁二指插入鞋縫中其足卽不能舉視之鞋圈脫矣而足不傷蓋適當其凹處也旣而出至山門外有數雀棲於池南戲臺之巔金探囊中出一彈丸如梧子大置食指上笑謂孔曰請爲君落彼第三雀卽以拇指撥去此雀應手墮孔乃大服孔言金前以保標至山西嘗獨行山中遇一青兕追之疾如奔馬行里許前橫大溪深數丈金乃面溪而立視其及猝竦身以雙足蹬其背兕跌入溪而死金體幹短小不及中人然所用一練柄

鐵椎其重乃不下五十斤也

讀律

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
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
求其罪以劫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名其書
村學中往往以授生徒今禾中大理港陳氏人多以遊
幕爲業其子弟自幼率皆讀律有一人自讀四子書更
不讀他經書而專讀律一部以此遊庠屢試優等蓋其
書箋註詳明引證多本經史較鄧思賢更勝矣

賣詩

蓮花莊閔生某中丞公峙亭之孫太常卿緘三之從弟也中丁卯副車其人落拓不拘性嗜飲面頰如赭嘗衣敝緇袍著破鞢垢膩如鏡日向街頭索醉有與談文藝者輒高談雄辨旁若無人尤長應制詩常以賣詩自給每首五十文詩文皆頃刻成然所得輒隨年盡以是每不免枵腹論文焉漁隱叢話仇萬頃未達時嘗挈牌賣詩每首三十文停筆磨墨罰錢十五今閔生不必插標於市而價又遠增於仇則固後來居上矣

詩識

徐鶴舟吾鄉詩人也少時以梅魂詩爲程筠軒先生所

賞以女妻焉未幾病痿困牀褥者三十年竟不能娶而卒程氏以處女終今年踰六旬矣鶴舟未死前數月賦殘荷詩四章自是遂絕筆人咸謂爲詩識云

秋燕詩

戊子之秋余館於新城馬氏馬生鍾英以秋燕詩索改余嫌其後半不免應制氣爲改之曰落月空梁驚斷夢秋風古巷怨斜暉天桃穠柳都零落猶自喃喃戀繡幃纔擱筆而余妻吳氏訃音至矣歸家敘畢卽赴武林鄉試未及返而幼女阿盈又死始悟前詩之不祥也

樊遲廟

余嘗借金古春至崇明遊樊遲廟廟中香火頗盛雨至廟祇以魚鱗一片覆醬缸其大如席其廊前懸髻鐙二色瑩澈而白諦視非玻璃亦非明角訊之廟祝曰此乃鏤魚曰爲之者相與嗟異久之余謂古春曰樊遲本齊人未聞其曾至南海也何由爲此間所崇祀廟祝笑曰二客亦知孔子之所以爲聖人乎余曰不知廟祝曰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亶洲見仲尼與七十二弟子游於海中與魯人木杖令閉目乘之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其杖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魯侯不信俄而有羣燕數萬啣土培城魯侯乃大城曲阜旣

畢而齊寇至攻城不克而還此所以稱聖人也惟是孔子素性廉介在海中飢不得食諸弟子亦束手無策惟樊遲從來好利乃至此地販木棉以給衣食其後更販至口外地方與易皮裘來吳售之獲利至鉅萬後值吾邑大飢樊遲輒以粟來賑飢民始賴以全活及其沒邑人思之故而祀至今未絕也余顧古春曰汝聞之乎今天下之廟貌巍煥血食一方者大抵皆樊遲販棉花之類也一笑而出

昔在常熟方塔寺內有青魑菩薩卽睢陽張公迹也赤髮藍面口啣巨蛇作夜叉狀或言公自矢死當爲

厲鬼殺賊此蓋厲鬼之狀吾邑東平廟其始本亦以
張公與顏魯公並祀今改城隍廟其神像猶然黑面
虬髯努目怒視蓋流俗無知仍沿其舊伍髭鬚杜十
姨亦何地無之耶

施氏

吾鄉有施氏者其父嘗在余家主會計父沒嫁爲賈人
婦常來余家其後貧乏不能自存遂自縊時適有養媳
曰阿福者入房見之而號其子奔視則懸於梁間披髮
亂動口中白沫流溢急解而救之踰時始蘇後至余家
自言其時亦不覺痛楚也越二年冬吾母方撤席午前

施來哭之慟余姊妹勸之良久始止然猶流涕不止已
勸之食亦不食將晚乃告歸留之不可涕泣而去迨夜
其次子某方與衆客飲忽其鄰某奔至呼之曰汝母已
縊死矣其子奔救之竟不復活

嘗聞縊於桑樹及牀欄上者皆不可救里中蔡阿三
者素無賴後與同里沈某有隙至其家門前叫罵不
已沈父子皆避之一日曉起忽傳蔡已縊死沈氏桑
地中余往視之見其懸於桑間一足踏地上其右足
亦著地而屈其膝但口中舌微吐出不及半寸此其
死時亦未必能知痛楚也

又余蔣氏表弟婦張氏者少時性頗剛後得顛疾療治經年乃愈且更柔婉好奉佛于是舉家相愛然年踰四十自縊已兩次矣又數年其家將祀神予素嗜入索香燭適僕妾皆不在張氏請至佛羅中取之遂自上樓去良久寂然予表弟不耐久俟走視之則已縊於梁上而死後余從姊爲余言半年前似嘗言每行時輒有四人相隨中一美婦人衣紫綾襖皂半臂常顧而笑其前一人鬚髮皓白方袍幅巾似廟中所供土地像者其後二人鬚髮亦蒼似五六十歲人三人間或不見此婦輒引入一洞戶比醒始知已就縊

今竟不免觀此與施氏則遲速之數亦無可強也

空空兒

乾隆時兩江制府黃太保巡邊至鎮江舟泊京口忽失其項上所掛數珠大驚傳地方著令嚴緝限一月內交出府縣受命退卽飭役各處緝訪了無踪影無何限期已迫追比俱窮令某焦思無策乃離署微行密訪數日至勾曲山後遇一韶麗女子衣絳綃衣弓鞋窄袖行絕壁間採女貞於樹下上如飛鳥異之伺其歸尾至溪邊入一洞穴某亦蹖入其中大可數畝而幽折蜿蜒迥非人境穴將盡有茅屋數間門外僅籬縈繞一老嫗滌器

於竈見某訝曰是非某官耶何以至此某前揖具道來
意姬微笑曰哦想又是吾女與貴上人作劇耳此女態
態未改我貴官惶急至此自當懲之但此時不知何往
請姑歸明日常令送還貴官於午後至報恩寺塔頂攜
取可也某悚然敬諾而出疾馳稟太保太保不勝駭異
次日命副將某率兵往環塔設弓注矢以待至日中衆
目睽睽仰注塔上忽見一道紅光譬如飛電而數珠已
挂於頂一時萬弩俱發渺然如捕風影焉於是令健卒
梯而登取珠下珠上繫書一封題曰空空兒手緘以呈
太保拆視大略言其蒞任以來挾威以擾士民挾術以

欺君上挾勢以辱長吏以誦察縱武弁以羅織爲腹心
以涉侮稱孤立濟貧以酷行詐以權身荷封疆之任心
懷鬼蜮之謀一方遍羅荼毒而紳士無所控科道不敢
糾故取公此物聊用示警若不速圖竣改仍蹈前愆卽
當取公首級以爲爲大吏者戒云云太保讀畢毛骨俱
悚其貪暴從此稍戢焉

鬼鐙

桐鄉徐小山家三家村嘗自邵中歸舟至永興堰已薄
暮忽濃雲四布風雨交作天黑如漆不辨東西舟子大
怖進退失措旁皇間倏覩林薄中磷火一點光巨於鐙

漸移近岸閃影晶瑩照水如白晝舟行則燐亦行如爲
導引者直至村中大虹橋光始不見計所照水程已三
十餘里矣此可石所述以爲小山之善報云然余嘗詢
小山於此地旁近初未嘗收葬殘闕朽骨小山素精風
鑑而此處未嘗爲人營穴亦並無祖父塚墓也

外史氏曰唐段成式金剛經鳩異貞元中先君自荆入
蜀應韋南康辟命後韋薨賊闖知留後先君舊與關不
合聞之連夜離縣關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
風出郭二里見火兩炬百步爲導初意縣吏迎候且怪
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縣郭方滅及問縣吏尙未

知府帖也時先君念金剛經已五六年向之導火乃經所著迹云云然小山素亦未嘗持經咒卽成式之父所遇導火亦未必果爲誦經所致也

祭鱷魚文

崑甸國在于吧薩國之東南沿海順風行約一日餘至其地海口亦荷喃番鎮守洋舡俱灣泊於此由此買小舡入內港行五里許又東北行約一日至萬喇港口又行一日至東萬力其東北數十里爲沙喇蠻皆中華人淘金之所乾隆間有粵人羅方伯者貿易其地其人豪俠善技擊能得衆心嘗有土番竊發方伯率衆平之又

有鱷魚爲民害國王不能制方伯爲壇海濱陳列犧牲
取昌黎祭鱷魚文宣讀而焚之頃之風雨大作鱷魚遁
去其患遂絕於是華夷皆尊爲容長死而祀之至今云
此與前人書韓文後者相似所謂文章有神其信然歟

射兔

泰安富室周某者性好外嘗蓄一變童姿極妖媚與周
寢食必俱情好頗篤呼爲張毛弟未幾張死周爲瘞於
秦觀峯側數年後有獵者持弓矢入山射獵遙見殘雪
中一兔方與狐交逐而射之中其尻兔帶箭而逃入一
破棺中卽之竟不見但存一枯骸而已或言此周氏所

落張童之塚也今固應與狐魅爲偶矣獵者悚然投弓矢而返自是遂不復獵

馬宏謨

彰德馬生名宏謨素以操行自許年逾壯尙未第也嘗言人以魯男子爲鐵石心腸然已亂男女之別吾竊笑其柔情未斷也人謂其不愧斯言父若虛老矣館於富室趙氏每入夜輒先就寢一日其徒二人以課藝未完苦搜至半夜方始脫褐忽見壁間所懸關帝像自幘中冉冉而下二人大駭將逃帝君止之曰毋恐吾非禍汝者遂索觀其草稿爲之點竄講解皆精妙人神良久仍

歸畫上二人重加繕錄次日以呈若虛若虛閱一過並
皆佳妙訝其進學之速詰得其故懼崇之見及也託故
辭歸以語家人宏謨聞之笑曰此畫妖也從來妖由人
與幾見邪魅而能惑正人端士者旣吾父恒怯不敢復
留兒請往代攝其事看此妖敢來魅我否若虛阻之不
得束裝徑去託父命以進主人姑爲下榻焉顧自是齋
中神像竟不復下人咸謂生之正氣雖鬼神亦避之矣
生亦益自負後值重五塾徒皆散旅窗枯坐不禁思鄉
之感遂信步至後園其中亭屋頗極幽邃遠望東畔一
小池荷花已開急趨之池上有樓翼然意將登覽以豁

幽懷而扇鏽甚固正徬徨間忽雙扉呀然自啟一二十
許麗人迎門瓠犀微露以手相招風流靡曼世間無其
匹也生時方从曠乘輿從入女轉身上樓生亦拾級隨
上直前擁抱此女忽變厲鬼被髮相攫駭絕急奔及
梯而仆忽頭上砰然作聲其左足已爲樓扉所壓而身
倒懸於下大嗥羣集救之竭力啟扉不可得其主人仰
視久之心知其異急出呼一犬至取械擊之犬嗥聲大
作而生足脫然出矣扶掖至齋中細詢其狀生此時驚
魂喪惘不覺吐實主人從旁笑曰先生不知此樓向爲
狐魅所窟故終年常扇閉不啟不意先生乃亦爲狐魅

所惑也衆皆粲然生顏汗不能仰視翌日乃以足蹇蹇
主人歸竟不復至

外史氏曰馬生色厲內荏意其生平醇謹如微生高之
直張君瑞之遠色有足以盜取虛聲者然未有實學故
無定力其卒也遇尤物而迷亂失次至此幸此妖忽現
變相以相戲雖傷其足而不至失足焉然其失足過半
矣

茅山道士

戴曠如戴家山村人業瘍醫而門可張羅一日有遊方
道士葛巾布袍造門化齋自云自茅山來戴具雞黍以

飯欵洽頗殷道士德之啟皂囊出丹方一卷授之云此方傳自孫真人真人得之老龍者也今後第以此濟人一生喫著不盡矣戴感其意請爲方外交道士亦喜遂與定交而去後數日復至謂之曰前所授方雖妙然須辨症施治僕尙有小術君固欲得之乎戴大喜請教道士於懷內出小竹筒授之曰此中有人呼之可出若遇疑難問之無不應也兼授以咒語戴欣然去其塞咒之一小人出長二寸許眉目端秀可辨纔至地驟長丈餘金睛睜閃青面被髮兩齒出唇外贏寸戴大駭哀祈收去道士笑曰以君固善士故願以秘術相傳乃反見疑埋憂集

乎但此物既入祠之須得十金乃不復出戴乃謀諸弟
貸金以獻道士從容攫取入筒初不覺其隘也納筒於
懷長揖而去

外史氏曰從來僧士羽流多以幻術欺人以余所見其
爲所欺而受害者有矣未有獲蒙其利者也往時郡中
有楊道士者故府小吏也善以禁咒療人疾有延之者
輒往然不受值若須齋醮者則取贓資焉以其必延他
羽士也以是人皆信以爲神余嘗館於鈕氏其第三子
某病已垂危諸醫束手乃往延楊楊至命取白雄雞一
并水一斗至病者帳前具香燭口中喃喃咒良久取雄

雞裂其首向空擲去及墜地視之曰疾尙可爲也隨取水畫符在上擎與病者曰若要活當飲此水時其子漉便入閉勺飲不納者數日矣且昏不知人聞其言忽若夢醒就手中一吸而盡放頭便睡至夜半乃覺遺漉漉斗於是舉家謂可幸更生矣楊謂此有克業尙須懺悔次日乃爲招黃冠數輩廣設壇場迨暮滿堂鉦鐃鼎沸旁列燭籠數十爛若白晝楊方被髮仗劍升壇禹步作法忽老僕自內奔出曰三少爺已絕氣汝輩可收拾回去楊及同伴皆失色倉皇間堂上燈火皆滅闌無人矣此可爲發一大噤也嗚呼吉凶由人窮達有命人之觀

幸富貴而妄求非分者其不爲茅山道士所笑者幾希

葉太史詩識

秀水葉太史維庚嘉慶甲戌進士以翰林出宰江左時
嘉慶己卯秋試應聘入簾八月十五夜夢有人邀至一
處玩月且示以東坡催試官考校之作及水調歌頭一
闕俾和之和畢復引至一官署遊覽殆遍問其地曰澄
江亦不知其在何省也遂醒後丁內艱由寶應令量移
江陰因忽憶前夢蓋江陰一名澄江也故其留別寶應
紳士詩中有料得下車圓舊夢澄江眞箇月分明之句
次年遂卒於澄江一時以爲前定按公作宰有政績及

卒之前一夕二鼓後宅門已閉其門役忽見燭籠數十
掩映門外於門隙窺之見有靖海伯字樣靖海伯江陰
城隍封號也既聞嗽聲而沒闔戶城隍廟道士某夜夢
一神語云官舟適送葉太爺至東嶽爲羅鄴山都錄司
命櫓後爲樹枝所損宜亟修之道士醒而異之及曉視
喪司船左裂一縫於是知公之沒而爲神也

外史氏曰太史少有文名余於嘉慶甲戌讀其德之不
修全章會罣愛其天機駿利理解清真因手錄以爲揣
摩既聞其未第時嘗館于白石浜沈氏有僕素無賴見
公文弱嘗恃酒嫚罵公方晚飯笑起酌而揖之曰若有

觸忤明日再容負荆此時能更飲一盃否僕慚而退及
主人出問何事公曰無他頃渠以醉仆於地故號救耳
公尤好學一日方夜讀紙窗下聞窗外窸窣之聲視之
窗前一女子淡粧縞袂已將窗紙舐破含笑相招遂拈
筆題一詩於窗曰挖破紙窗容易補損人陰德最難修
今宵倘逐文君去正恐芳心也自羞題甫畢忽聞裂帛
一聲此女竟化作縊鬼而沒未幾公赴省試與同伴祈
夢於于忠肅公祠夢至一處見廟貌陰森旁列鬼卒殿
上一人冕服中坐如王者有二人側侍如判官狀公急
趨俯伏階下王者命之起賜坐霽顏曰聞汝砥志頗堅

且文名藉甚自應擢爲好學者勸但檢汝錄籍應以優貢生終身奈何因左顧命取陰陽簿檢閱至一行諦視而笑曰善哉是其長厚而有度也繼檢至拒奔女事復笑曰是其嚴正而有守也此二事足以請於帝矣但從此尤當勉行勿怠也遂命鬼卒送歸醒而異之是科竟登第夫以公之績學猶必藉陰德以顯況其遜焉者乎以此見冥中之重德行更勝文章也

奇獄

鄭夢白先生宰星子邑民楊翁者曉得一子某自幼循謹翁極愛憐之爲聘童養媳某氏性亦柔善後二人皆

長大爲之成婚是夕共寢觀其意甚相得也無何至次日辰後二人不起人視見新婦裸死於牀而新郎杳不知何往驗婦尸並無傷痕惟衾間桃浪沾焉不解覓其子不得遂命往報婦家時方暑三日後其父始至則已殮而瘞諸野翁以恐婦尸腐爛爲言其父大疑謂翁父子同謀死其女故匿子而瘞婦以滅迹徑出控諸縣請驗及開棺則並非女尸乃一六七十老翁也其尸鬚髮皆白背上斧傷痕數處先生益駭問翁翁亦茫然又問其子何在亦不知也加以刑訊卒無以對先生無如何始命瘞棺而以翁返頌繫之月餘忽報翁子自投亟出

訊之自言是夜與婦狎戲招其神譚匿笑方劇而婦忽
寂然不動挑燈視之死矣一時懼罪而逃昨自旁邑聞
父被刑將抵罪故不憚冒言以白父寃蓋其子本業修
姦故能捉搦爲樂然但知作劇而未諳解之之法故逃
去於是繫其子霽翁歸顧婦尸何以忽易男尸且尸有
傷痕懸示相招絕無尸親出認此情卒無從究詰不得
已請更展限再緝然計猶未有所出也無何翁歸後月
餘偶以事至建昌道經周溪遙望一少婦浣衣溪畔漸
近似是其婦猝呼之婦舉首見翁訝曰吾翁也何緣來
此遂請泊船過其家翁是時驚定而疑乃問曰汝其鬼

耶其人耶婦慘然曰非鬼也姑請到家再述翁乃登岸
從之去入一草舍卻非農家光景詢其何以在此婦欲
言先涕良久備述其詳且曰幸渠今適出門兒得遇翁
事已白願相從至溪頭葬身魚腹足矣初婦旣倉卒被
瘞半夜復甦天曉後適有建昌寇氏爲木工者叔姪二
人從此經過聞號救聲乃相與撬棺出之婦本少艾又
時方新婚服飾華整其姪乍見心動將以偕歸而乃叔
執不許細詢里居將送之還家姪爭之不得乃斧之致
死卽以尸入棺掩蓋畢攜婦還逼爲夫婦婦不敢拒故
至此猶得見翁也翁聽畢泫然撫之而泣曰兒不幸遭

此強暴亦復何罪且兒若不歸此案終無由白可速行
稍遲恐無及也遂以俱歸將次到家忽途中一少年負
斧鋸芒芒然來瞥見婦大駭將行篡取婦罵曰妾向以
荏弱爲汝所刼今天幸見憐俾與翁遇汝死在旦夕尚
敢肆惡乃爾乎翁於是知其爲某也者忿與爭村中人
咸集相與執縛詣縣兼攜婦爲證先生出一鞫而服乃
釋其子於獄婦見其枷鎖郎當不禁掩泣先生憐其嬌
癡又能爲乃夫雪罪皆恕之命翁攜還復詣伉儷焉蓋
是時某至南康傭作比反紆道至邑中偵其事不意適
值翁與婦也

外史氏曰楊氏子以憨戲而致死其婦乃翁又以鹵莽而誤瘞其婦其不免刑獄也亦宜然非其罪也若寇某者本以見色而動乃至甘心于其叔而不惜使非翁與婦遇則此案雖臯陶不能定矣卽幸已遇婦而某亦在家則奇冤猶未易灑也幸也某旣出門而翁乃過之翁以婦歸而某又遭之此其中殆有天焉然非先生之清慎折獄恐有掩蓋而周內者矣是皆可紀者也

謫判

乾隆間蘇州樂橋有李氏子每晨起鬻菜於市得錢以養母一日道中拾遺金一封歸而發之內題四十五兩

母見之駭然曰汝一婁人計力所得日不過百錢分也
今驟獲多金恐不爲汝福也且彼遺金者或別有主將
遭鞭責或逼償致死矣促持至其所以待遺金者適至
遂還之其人得金輒持去市人咸怪其弗謝也欲令分
金以酬其人不肯詭曰余金固五十兩彼已匿其五又
何酬焉市人大譁適某官至詢得其故佯怒賣菜者答
之五兩發金指其題謂遺金者曰汝金故五十兩今止
題四十五兩非汝金矣舉金以授賣菜者曰汝無罪而
妄得吾答吾過矣今聊以是償而母所謂不祥者驗矣
促持去一市稱快

又崑山張潛文子焯早歲有至行父疾刲臂肉和藥以進時稱其孝焉性好施漆工祁天章年四十貧不能娶張與金勸之娶祁喜受金去明日過之察其有戚容詰之不言而泣出詢其鄰曰是以金歸而道遺張返取金如前數往問之曰昨爾金已遺乎曰否張曰爾無誑我我已聞諸人矣出金袖中曰此非爾所遺乎祁大喜以爲真其所遺也直受不辭又嘗遇一賣菜傭亡其百錢忿欲死張託買菜呼至家令家人稱之而陰納錢菜中及墜地張佯驚曰爾錢故在乎其人大喜拾取收餘錢而去用是家中落而施終不衰人呼之張善人

外史氏曰李氏子以賣菜傭而拾得多金誰能復捨乃以母之一言而還之絕無難色卽平日之事其母可知若其母固菜傭之母耳而其明達乃如是此其于去取之間與王陵之母何異祁天章者旣已遺其金矣乃問之而不肯告其介可知也而皆卒享其利焉亦可以見天之報施矣而張公之爲人謀何其厚且篤歟善哉善哉孰謂今之世而猶有斯人也

錢大人

錢中丞臻始嘗筮仕江右偶以公事經龍虎山訪天師甫入見天師迎笑曰公貴人也適纔本縣城隍司來見

坐談未畢忽倉皇起曰平湖錢大人來當謹避之已疾趨出矣公不信天師笑曰城隍頃以走太疾至庭中一足踐潭水中如不信請至其廟覘之可也公猶遲謝不遑既而出試往廟中驗之其左足泥痕猶濕

夫婦重逢

康熙時耿逆作亂浙閩間土寇出沒道路梗阻新建閩中邑令王公挈眷之任中途遭寇掠夫人爲賊將所得將犯之泣曰妾本將從夫之任今滿地風煙重逢亦未可必自顧荏弱無依幸將軍見憐得以蒲柳之姿奉侍中櫛於願足矣然妾因世家女祖父皆前朝顯宦苟令

所不能堪若得備禮而後薦寢則可以永締白頭耳不然請就刀俎賊從之夫人故善飲及合卺著意勸酬賊已醉屢欲犯之夫人索金斗滿斟自飲然後更斟一杯手持以進曰今夕妾之侍飲天緣也請將軍更盡此杯其諧好事豈不更增佳趣乎賊益喜笑曰佳人愛我哉就手中一吸而盡然不覺玉山頽矣時漏已二下夫人獨酌命侍者取飲侍者出亟起就賊腰間抽佩刀刺之立斃遂隱身門後伺侍者入斬之扃其扉由寨後潛逃幸中夜無覺者天既曉乃毀妝以垢塗面乞食於野至西安乃齧指血題絕命詞於壁將投井死村人救

而免以告邑宰宰詢悉顛末爲之惻然且嘉其節請姑
留署內爲女公子師乃出示訪王所在未幾主忽至投
刺謁宰延入細詢歷難狀王語及其妻流涕不止宰亦
爲慘惻也者然不以夫人告也退而陰使其夫人治饌
以進酒半王復泣下宰佯問故曰此味絕類亡荆所治
其斷瑟亦以寸爲度對此不覺感觸耳宰佯爲太息旣
請以妹妻之王曰亡荆此去不知其存其沒高誼所不
忍聞再三強之終不可宰乃別設館舍治奩具而以夫
人歸之戒婢僕蒙夫人以巾扶令交拜王輒轉身面壁
泣絕不一顧其夫人固預聞其謀至是則悲喜不勝更

難少忍泣而語曰王郎主郎乃猶念及糟糠乎王驚顧
乃其妻也遂前相持而哭各述流離之狀至賊中之事
王益痛哭不止宰從旁解之曰賢聞此事智勇兼之足
與費宮娥並傳矣不獨節義可欽也僕以爲當喜不當
悲耳主乃收淚拜之曰非老父母收卹之恩亦何得復
見於此時王文憑已失宰許爲詳咨補給俾攜之到官
夫人願拜宰爲父宰遜謝不敢入閫後歲時餽問不絕
若兄妹然王尋以行取擢御史

蔣季卿曰此事余嘗見之熙朝新語其間友人爲賊
所得一段則新語所未詳也而前後亦間有增損或

謂此先生潤色爲之耳然先生多聞其所據未必皆新語所可該乃其文則以奇而生色矣

宮偉鏐

偉鏐字紫陽號紫懸泰州人崇禎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國變難臣鈔謂其與鄭二陽曾櫻施元徵張伯鯨汪維効翁希禹程北斜程子奇胡遇凱施升禮良友史夏隆嚴通林飭王崇簡皆能潛身者也人國朝兩以荐起用援終養例辭歸築室於小西湖遺址閉門著書有春雨草堂集五十卷以子夢仁貴贈光祿大夫蓋遺民也顧偉鏐本中崇禎癸未十八名進士而其孫懋言亦中

康熙癸未十八名進士且俱係詩四房房考俱係翰林
李姓初懋言公車北上夢祖與之履覺而喜曰此繩其
祖武之兆也果中式如其言則乃祖之精靈未泯豈故
國故君之感久而漸忘乎懷而亦以其子孫之貴顯爲
榮耶抑豈別有所憑耶

海大魚

南匯縣志國初有大魚過海口蠕蠕而行其高如山過
七晝夜始盡終未見其首尾嘉慶丙子海州沿海有大
魚一頭兩目已剝去長三十六丈自脊至腹高七尺有
餘居民咸嚮食之其肪甚厚腥不可聞然以較南匯縣

志所載則渺乎小矣

或言崇禎初海外忽涌一大魚至朱頭堰近岸而止魚背有山山有草木鳥獸游人鑿舟而上憑眺登臨漸成蹊徑或把酒賦詩其上有以篙楫觸其鱗者魚負痛一動搖浪湧濤飛舟輒覆乃相戒曰此必神魚爲龍王譴譎而來暫爾失水勿犯也後上江秋漲洪濤大至一夕擁魚負山而去

車夫

淮安太守趙公璠嘗因公赴徐州途次見推小車者將客人行李拋擲路旁怒形於色不願推送客錯愕無所

措趙停車問之車夫乃言曰小人自徐州受僱推送此客行三日矣尙不知其姓今日偶問及知伊姓秦小人性岳安能爲仇家僕御耶趙大笑乃諭之曰秦岳之仇乃六百年前事爾何憾於客耶車夫乃悟趙與之錢二千文命仍送客往此與皮匠殺秦檜事相類眞赤子之心也此熙朝新語所紀也余幼時嘗聞父老言皮匠因覲優至掃秦一劇不勝憤激取皮刀直奔臺上將秦檜殺卻不禁失笑今讀此紀益喜此言之有徵而忠義之動人乃如是其深且遠也

周忠毅公蓼洲嘗爲杭州司理到任後同寮公譙演

劇至秦檜東窗畫計公奮起前毆秦檜幾斃遂散
次日或問公是時主人有何開罪致此忿怒公笑曰
無他亦一時義憤所激耳蓋至性之在人固無分乎
賢愚也

奇兒

吳縣民家一小兒方八九歲每日往塾中讀書迨暮歸
必已昏黑其父本寒賤志不在讀書又以兒尚幼一日
詣塾師叩其遲歸之故師訝曰每日放學時日猶未落
何嫌晚也某言其狀師疑其中途或與羣兒遊戲是日
兒旣出學潛躡其後覘之兒輒疾馳至范墳以書包授

石人石人相舉手牽持維謹兒乃跨石馬疾馳至山巔
復馳而下往返數回顧盼自如師不覺駭愕伺其至平
地疾呼之趨其前還兒驚顧見師策馬馳去更不復返
此道光二十年事也至今其石人手中猶牢握書包不
釋云

埋憂集卷六終

埋憂集 卷七

戍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受業桐鄉

賈義士

賈義士逆其名山山西汾州人汾州人挾

以往往遍天下義士嘗之楚之安陸安陸人樊疑者方

設藥肆市中義士貸以貲而依以居甚相得也疑長義

士十一歲呼義士爲弟居年餘疑病將卒謂義士曰始

吾以營業乏資勢且殆矣自弟來吾家家用小裕弟之

視余猶兄也今不幸中道分離吾死以妻子累若矣義

士涕泣許諾疑婦某有殊色性狡而淫疑亡未三月卽

思卷其資他適邑有李監生者豔婦色且利其重資遽
遁水往既成說矣樊氏宗族羣起爭之不得則請終其
喪弗許請待期月亦弗許義士從容諷以大義婦恚曰
若何人斯而亦欲與吾家事吾且還若資逐若出矣義
士不敢復言然居常忽忽不欲生數日亦遂病病七日
躍然起曰吾得之矣走告婦曰而果欲嫁乎而家緡籍
皆吾經營而貲大半吾所貸若以償而所餘貲幾何且
而有子在將使安歸乎吾在此正苦岑寂欲謀家室久
矣而若爲吾婦是而喪夫有夫肆中事皆可無改卽而
了可爲吾子豈非兩全之道婦大喜遂與李氏絕婚諷

吉與義士成婚李氏爭之將控官義士使人婉告之曰
某氏與賈相處久今將却原聘而琵琶別抱其情可知
君焉用此不廉婦爲李亦頓悟而止由是安陸人莫不
罵義士而笑樊雉之所託非人焉及成婚義士盛設筵
宴召其鄉親與飲大醉夜漏已深義士玉山頽矣衆相
與扶入洞房覆以香衾而去婦遣女僕出卸妝就枕掖
之不醒低聲呼之則鼾聲齁齁作矣婦輾轉不能成寢
乃側身以下體睭就之義士驚覺小語曰佳人愛我哉
語甫畢沈沈睡去無何雞既鳴矣義士急起曰昨日余
真大醉乎今某夥將赴廣州市藥尙有一事未處置舟
埋憂集

得母已發乎曳履而出自是遂託病酒常宿於外婦使人邀之不得數月婦不能堪詬詈交作義士使人爲好語謝之曰屬有微恙故久使汝孤另疾愈當就汝又數月婦已微窺其意乃出索離婚書義士約以明日次日值疑忌辰義士早起具衣冠三揖疑之靈而告之曰弟受兄重寄所不能成事以報兄者鬼神有知罰及其躬顧謂婦曰汝向謂吾異鄉人難與汝家事今汝爲吾婦得制汝否乃執婦裸而懸諸梁拔佩刀割取腎肉熾炭于爐炙之陳于靈几復三揖曰無恥婦敗兄家風請兄食其肉弟亦陪兄一爵因取啖之且啖且詈婦哀號乞

命乃幽之樓上鑿一竇以通飲食如是者十年婦年已四十其子年十八義士有所善王貢士者有女義士以樊子聘爲婦遣往從學晝營生業夜則課樊子讀書數年入于庠乃爲涓吉完婚爲酒食以召鄉黨樊氏宗族畢會樂作義士乃言曰吾爲樊兄所託非娶婦不足以制其死命十年假夫妻受人唾罵期成事以報樊兄德今兒幸成立婦亦老不復嫁吾今年四十有七尙無子吾妻獨居爲樊兄故遲我十年今將歸而生子矣出一籍付其子曰若父遺資數百今已贏數千謹守之無忘乃父創業艱難也旣而慨然泣下曰樊兄樊兄今而后

可以瞑目於地下矣遂卽日僱驛車輦行李上道樊子
涕泣畱之不得乃分與千金揮手不顧而去于是安陸
之人爭嘆樊疑之能知人而交口頌賈君之賢曰義士
義士

外史氏曰此事予得之愈愚集所書畧加刪補錄之其
間自及成婚以下一段余特爲之補書云自古忠臣烈
士皆有噉然而不欺確乎其不拔之志而後白刃可蹈
鼎鑊可赴此非豪俠狗名者之所能勉爲也觀義士之
以醉臥自全其時非終夜不醒也以婦之百計求合而
卒無以動其心此其事視黃石齋先生之與妓其被而

眠雖自有別要其志固不可及矣蓋惟有不負死友之心而后可與婦爲婚可以受千萬人之笑罵而卒有以自白於天下所謂使死者復生生者可無愧乎其言義士誠有無愧其言者推此志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下亦何事不可爲哉愈愚子疑以程嬰而謂嬰之存孤乃甘冒不韙而受賣主之名其事更難子杵曰諒哉

姚三公子

姚三公子仁和人父某嘗巡撫湖南公子生貴游喜敖蕩不事詩書值春暮從一僕至吳山火神廟觀劇遇一

中年婦人偕少女白廟中酬愿還窺女年約十七入容
華絕世然梳妝淡雅靜若雪裏幽蘭公子愈益好之尾
至鼓樓側有老嫗從門中招之婦降輿攜女入公子傍
徨其側僕勸之還曰日已將曛奴識此嫗少時曾在府
中爲繡工如公子意猶有未釋請暫歸明日更訪此嫗
事當可圖也公子悵然返竟夕不能成寐天旣曉卽喚
僕往嫗家訪女踪跡謀納爲妾嫗搖首曰大難大難女
家故小康婢妾必不能堪且旣有家矣女又秉姿貞靜
卽欲訂密約誰敢入以游詞永豐柳未可移植也公子
無如何姑請爲通慫慂并許重酬嫗曰此必不可得願

女時來吾家學繡雅善飲公子明日午後當來請醉以
酒而後聽命若勸之不飲則望絕矣公子乃出一金釵
與之再三諄囑而別次日如期往姬迎門小語曰公子
大好福命頃飲之已作陽臺夢去矣遂曲折導至一房
指帳中曰好爲之軟弱鶯鶯未慣經也卽轉身反關去
公子前揭其帳見女釵光涵枕暈上玉肌正如海棠春
睡未醒公子至此魂消魄蕩卽就枕舐其面以手探繡
衿私處墳起女似已覺而遍體酥融不復能撐拒任其
輕薄而已無何女家遣婢來迎姬倉黃入促公子起啓
後扉送之出時女尙含餘醉雲髻蓬鬆強起理鬢其婢

在外佇久乃入視女方對鏡理妝嫗從旁語婢曰汝家
姐兒頃以痧發腹痛暫憩于此呼之至再乃起耳言次
女舉首見婢不禁泣下婢問此時體中尙有不適乎女
不答草草裝束扶婢徑出嫗請少畱亦不顧至家纔入
門抱其母哭曰兒負阿母矣奈何母不解婢爲縷述所
見母撫之曰兒得毋爲人欺負耶試言之而母好爲問
罪也女哭愈痛久之昏昏睡去矣覆以翠被而出上燈
後婢往呼與晚飯則已縊於牀上矣奔告母相與入收
不復蘇母抱其尸慟哭曰兒不幸早孤又無兄弟卽有
奇冤不妨畱待申雪奈何遽捨吾死乎是時女父蓋前

卒矣及殮下體隱有傷痕益悟爲羞憤所致將欲窮索其事而不忍揚其醜也遂止而其母亦以思女故抑鬱成疾卒其室常扃鐺不開年餘有廣州人胡有徵者游幕至省僑居焉一夕方于燈下作家書一女子婷婷自西北隅出近案萬福曰郎君客居岑寂亦念賣家錦字乎生固少年跌宕負奇氣見其韶顏稚齒如弱柳依人但覺可愛起揖曰正苦孤枕無聊旣蒙小娘子垂顧願留爲長夜之歡因挽與共坐女却之曰君誤矣妾知君素負義俠故不憚瓜李之嫌覲顏相見前言聊以試君耳今欲實相告可乎妾馮氏小字浣秋自幼讀書頗嫻

聞訓去歲因爲強暴所污憤激自盡所以冒涉嫌疑者
正爲有事欲奉託也若作弄珠人則生前之恥雖西江
不能濯矣言畢揮淚不止生因問仇家爲誰女曰此事
非古押衙所能借箸妾所仇乃湧金門姚氏之子妾前
控寘司以未詳其名不準今聞其已仕於廣東爲海防
同知妾將往尋焉聞君錦旋在邇意欲附驥以行何如
生曰人言枉死者冥中初無拘管然則卿亦可來去自
由女曰固然但所歷之關津必藉本鄉人帶挈如人問
保給然否則卽有路神阻之也生曰此易事耳但僕尙
需秋以爲期獲覩芳顏便牽魂夢卿去不使人問欲死

乎女許卜以夜自是每昏後輒至至則諧戲雜作女尤
善雙陸生負輒罰令烹茶以償後適羸數籌欲得女所
佩紫荷囊不與生捉其襟解之女紅暈於頰起而去數
夕不至生思念不置適室週呼逾時始出然雙蛾慘綠
相對無言生極意追慰女長嘆曰今而後知求人之不
易也妾死時繫帛于頸後雖解脫尚在東北闕子中遇
天陰繩墜喉間輒作隱痛每欲乞爲焚却今不敢復請
矣生請改過女乾笑曰正恐狂奴不忘故態耳既如此
焚帛之後每日尙煩爲誦金剛經一通至七日可解此
厄生許諾卽呼僕至閣中取帛焚之晨起輒盥漱取經

莊誦一過七日後女來申謝歡笑異于平時轉更嬌媚
生笑曰從此遠山芙蓉可以終日相對矣因告以明日
當發女曰妾思若與君共載能毋被人耳目乞君以片
紙書妾年庚并小字納笥中欲見時于無人處低呼妾
字妾當自至生如其言藏訖及中途女取生枕繡其頂
以荒村雨露眠宜早野店風霜起要遲二語生得之如
獲拱璧女曰妾本不欲以手迹示人君嘗怨妾不能長
侍几硯今相聚料已無多姑爲製此他日君所至常如
妾在側也生亦淒然搢淚曰此去會短離長卿將焉置
此也女曰天下事有聚必有散妾死時冥王以妾能盡

節令托生澤州陳相國家爲兒妾以大仇未復故從君
以來君大恩自當圖報惟廉恥所不忍捐君何戀此負
心人耶痛哭而罷後半月達廣州女卽別去生至家以
念女故往往獨宿書齋歲暮女忽至見生喜溢眉宇告
生曰暢快今罪人已得矣生起問其詳女曰妾始至惠
州其署有門神守禦徘徊聞忽聞喝道而來旣近視輿
中人良是其輿後插袋中半露名帖遂得具控本省城
隍幸蒙批准隨飭鬼役拘姚及嫗至鞠之不服用刑訊
始服獄具後申冥府判姚某宜斬于海上其在任所虧
庫項着令鬻妻女以償姚嫗罰投生娼家爲妓後以色

衰寒餓自縊死今姚某已以交通海盜於午刻梟示香山城外其女有絕色君可速往納爲妾用遣離愁妾亦聊以謝責匆匆欲去忽又返曰幾忘却君來歲必需赴試君功名在此一舉勿忘却也灑淚言別挽之已渺生後憶女言就本省鄉試聞卷已被斥主司方就寢髣髴有紅裳女子促其起曰駒字十號之卷乃元壘也奈何以頭腦冬烘屈之也主司驚起見案上一硃卷取閱卽日間所斥者然文字却佳心知其有異竟以定元先是生買得姚女其韶麗亦正不減浣秋嘉慶末生以挑選作令蔚州始悟女功名在此一舉之言也

趙孫詒

趙孫詒字誦莪父寄庵止生此子幼清羸稍長性頗穎悟讀書入邑庠早歲食餼父母愈加鍾愛凡服食必與佳者迨冠家益窘不畜奴婢父母皆躬自拮据不欲以一事勞生生習爲常不知世間有子弟服勞事也旣娶婦家徒四壁不得已游幕于外以人品峻潔所如常不合時二親老矣飢寒有所不免生視之漠然也後其父卒以窮死逾年母亦病是時其婦已前歿遺一女生素不能奉侍室中止一僕供爨一切湯藥扶持惟女是使及母卒生事事追悔而已無及也于是日夜哭泣私念

相從泉下猶可幸贖前愆會寒食祭于所厝柩將就歸焉一老嫗白髮龍鍾扶杖自林間來詫曰誰家郎君乃不樂生而愛死耶生述姓名泣言其情嫗曰汝是趙寄庵子耶若然則猶吾兒耳生不解嫗曰兒不知而父在時尙有一外舍乎白而父之歿老身顧影淒涼常恨生無兒女相伴晨昏兒不如從我去尙能事我亦所以報而父也且異時或可一覩慈顏生恍惚憶少時聞母言父本有一狐妻而視嫗眉目間亦有一二畧似其母者先已心動竊念死後重逢尙未可必今得似吾母者而事之而可卜再見之期計亦良得遂曰家尙有幼女幸

荷垂憐請至家俾得供養嫗許諾乃相與攜持至家生
朝夕承歡竭盡子職惟時以餅罄爲憂嫗歎曰吾此來
本欲爲娛老計今若此一家吸風度日乎遂爲之經理
家務凡有所需無不應手得其視生與女亦一如已出
生呼以母亦不辭偶小有忤咎責不貸生輒嬉笑曰兒
能改過矣勿傷母手嫗亦爲流涕乃已女及笄更爲遣
嫁生始以選貢授官泰安迎嫗赴任居官清慎遇有疑
難嫗輒爲剖析明察如神後值父諱曰生徹奠泣曰祭
而豐不如養之薄也嫗曰不孝兒亦知有今日乎然相
見固不遠矣生驚問何從得見嫗笑而入生隨入見一

婢方以黃錫塗紙陌作冥鏹。嫗卽就几上取蛺蝶羅刻金縷爲步履。生聞作此何爲。嫗曰：後日爲碧霞元君。悅辰兒父當往祝路。必由此將以寄祝耳。生聞父今在何處。嫗曰：而父以生前無隱慝得爲臨湖國長史。其地總受泰山控攝。故常往朝耳。生默識於心。至期呼輿請嫗共往郊外。竚立良久。忽見呼殿紛然。車中一人古衣冠疾馳至。遙語生曰：官聲好。吾無恨矣。近矚之眞其父也。不禁攀轅號哭曰：吾父可攜兒以行乎。父不許。命左右掖之起。驅車自去。生力追不及。至一處但見橫峯側嶺。白雲瀾漫。不辨徑路。正徬徨間。忽狐母自攜昏箔等物。

自後至呼曰癡兒被汝纏擾幾令當面錯過爾既欲從渠去可攜此去囑渠爲致元君因曲折指其迷途且曰自此至元君祠不過十里矣言訖不見生灑淚尋路而行至其地朱甍碧瓦宮闕枕流笙歌縹緲羽葆繡幢往來如織生却立遙望適其父自內朝獻出訝問兒何得來此生述從前悔恨狀并致孤母所獻物父曰此物畱與錄事司轉呈可也余在國中蒙國王厚遇享受佚樂無勞繫念今爾母及婦咸在爾既知悔罪始從往一見可也但陰陽分途終當歸去耳于是載以俱還至國中入一官署鬼隸奔集傳呼升堂趣召生母及婦出生趨

拜母母見生驚疑不定生歷訴思慕之苦伏母懷痛哭
母亦哭攜生入曰兒來此亦大好當爲汝覓一良匹去
爲吾家血食計汝婦在冥間孤苦無依前故招之來冥
王以其生時克盡婦道將令託生爲男矣生曰渠在家
時備嘗艱苦兒嘗思之痛心今得與其特膝前兒願已
足不願歸也時生父甫入輒呵曰汝陽數未盡且未有
子奈何遽作此想母有婢名秋燕者適捧茶至父指謂
生母曰此婢有宜男相可以與兒母笑曰頃已籌之矣
妾聞鬼女能於雪中步行而有迹者可與人作配未知
婢子能否生竊窺婢含睇宜笑風致嫣然婢羞澀避去

已而晚膳生奉觴跳舞爲楚歌以侑食二人飯畢始與婦共毀其餘及就寢生欲從父宿父斥之去雞初鳴卽奔伺其側扶持抑搔未嘗頃刻離左右也如是數日父趣其歸生不從父怒曰吾二人今日何需汝侍養汝欲畱當爲吾供役現在析薪司缺一斧薪者汝能任此役則畱可也生言願往蓋臨湖地瀕北海苦寒六月間常有僵凍者凡斧薪所厯皆冰山山多劍樹常需斬伐否則被戕寒途不可行伐之者每流血被體生受命卽行朝出暮歸經旬不厭父密囑其母與婦勸使逃歸亦不聽父無如何乃牒冥司飭鬼役來押令還陽未幾鬼役

至父入語生母令覓秋燕俾偕生歸有竈下婢言頃至
後園見秋燕易繡履在雪中微步母心知其意卽令呼
至罵曰賤婢不羞乃先自試耶父笑使老嫗往驗辨辨
蓮花宛然猶在還報父囑令隨生同歸秋燕慚忿嬌啼
不肯去生尤淒戀宛轉牽裾不忍言別乃令鬼役牽之
以行生步步回頭猶冀防範稍疎乘間逃還行三日途
中迎面一峯刺天突起役指謂生曰此名思鄉嶺行人
登此可望家鄉生求役導二人至其巔望泰安城郭人
民歷歷在目而署問闕無一人惟上房有僵臥榻上者
貌醜類已有一二老僕侍側方涉疑怪鬼役從後一推

隨手墮落覺已身已臥榻上拭目四顧老僕儼然在側躍起問汝等何猶在此間僕言自爾日主人攀轅道左扶起後猶植立如有所竚呼之亦不應奴輩乃相與負之回署然昏迷如故羣疑爲妖魅所憑于是史巫紛若卒亦無效今署中皆烏獸散吾二人以受主恩深未忍棄去故耳生始悟向之從父者乃已之魂也但不知秋燕又在何處縈繫未已忽秋燕翩然自空中飛下言頃見郎君墮崖妾即拉鬼役將往冥司索命而以腕弱反亦爲其所擠不意竟得重相見也生視之淚痕固猶瑩隨以先是上官意生病將不起已委新令至生雖蘇然

以烏私未遂戀棧無心決意以痼疾告挈秋燕及二僕旋里秋燕飲食操作無異常人惟夜間若非歡好恆獨坐不寐生情愛逾常一日向生似欲有言生詰之再三秋燕紅暈承顰小語曰數日來嘔惡間作頃在堦下摘花自顧已有小影矣生問何故答曰凡鬼在日中無影今有影想腹中孕得穉陽也逾半載果舉一男生名之念慈甫四歲卽令就塾秋燕謂其尙早生日汝不知他日恐無人教督耳秋燕不識所謂姑聽之後月餘生以家事付秋燕託言往嵩山訪友不復返

嚴侍郎

吾邑嚴侍郎我斯嘗夢至一山僧舍中見座師及房師
諸同年俱僧服訝之諸公曰寔忘却此地耶因問山何
名僧曰崧山忽悟曾晒鞋於階視之尙未燥尋寤數日
卒以占得云誤落人間七十年今朝重返舊林泉崧山
道侶來相訪笑指黃花白雀前見尺五堂詩刪曠園雜
志等書

按侍郎號存庵少時嘗館儀鳳橋畔一夕天未明聞
橋上洒掃聲一人問何等神過而除道特虔掃者曰
明日五更八仙經此侍郎竊志之次晚人定後潛至
橋上伺之時方秋杪皓月在天照橋石如爛銀人聲

寂然涼露侵袂久之不覺因倦倚橋欄假寐恍惚聞人語急張目則丐者成羣而過狀貌穢陋醉態可憎最後一人跛足荷擔若縫皮匠侍郎暗數適入人疾趨迎之七人者去已遠惟跛丐蹢躅不前公抱其足跪求指迷跛者曰我縫皮不能自給特從羣丐博一醉何所見而仙我先生慚不已跛者乃啟擔後桶示之窺之則汪洋如海巨浪蹴天魚龍出沒正錯愕間跛者舉擔力推曰真嚴牛也而人與擔俱杳矣康熙甲辰侍郎延對第一出翰林院荐升少宗伯一日聖祖召對良久侍郎體素魁偉拜起獨艱上命內

侍掖之笑曰真嚴平也公悟仙語遂乞骸骨時年五十九在籍食俸十餘年而卒

星卜

吳人張姓以星卜游公卿間嘗許繆念齋彤狀元康熙丁未果第一人及第吳中驚以爲神門外車馬不絕張亦自高聲價累致千金韓宗伯焚詩教授陋巷託友人代問張厲聲曰此人來歲當死還問功名乎及韓中會狀張遁去

常開平遺槍

金陵開平王第相傳其中有怪物故入者輒死自國初

以來凡邑宰履任必加封條一重莫敢啟焉忽一夕第
中火光燭天以爲失火相率奔救啟扇入但覺殿宇沈
沈黝黑不見一物方共疑訝忽狂風驟起雷電交作殿
後東北隅一文入霜矛拔地而出化作龍形蜿蜒冲霄
而去方共歎詫一道人披衲支離曳杖而過聞其事笑
曰開平王在時嘗手提是槍佐太祖掃平宇內後自北
平還道中病亟遺命以此槍瘞於殿側此槍本開平從
劉聚爲盜時所收之毒龍今埋地中已五百年當化去
矣衆問姓名道人不答再叩之乃駢三指曰羊城人言
訖不見識者曰明初張三丰本羊城人其駢三指者殆

卽三丰之謂乎

北墅緒言有黎穀仙影記畧云出平越郭門行六七里徑轉崖橫有高峯自天而下水繞其下履石梁而西望見有人焉頂笠披衣步虛東向冉冉乎其將下也卽而視之則影也有形模而無眉目影之左四粉字曰神畱宇宙行者相告曰此明初仙人張邈邈遺迹也爲避徵召走入石中特遺此石按張仙傳仙爲羊城人幼在塾婢饋魚羹同學者匿其魚而仙怒撻婢婢繼死仙還得魚悔之遂棄家學道道成師曰魚羹之愆當償矣因爲閩吏註誤戍平越平越有張干

戶子善奕仙屢敗之張凝神入寐夢老嫗教之遂勝
仙仙笑曰驪山母大是饒舌由是知其神時欲入楚
張送之踟躕把袂不忍去仙指示葬地葬此當封侯
十年後會子於太和峯際遂別去越數載靖難兵起
張上表封隆平侯敕祭武當遇仙於岩壑之側破衲
支離穢不容鼻見侯命坐探懷得棗以食侯侯不食
懷之欲辭去仙牽袂語之曰能畱此乎侯曰願俟異
日甫下山而棗長及尺驚而悔返覓仙仙逝矣後朝
廷詔求三丰得其弟子邱元清而三丰終不可得嘗
聞仙與冷謙同學於沙門雲海得其字法蓋此處四

字乃仙所書也則其影固仙影書亦仙書矣否則洪
永至今數百年粉墨微痕何不爲風雨所蝕哉余按
張邈邇軼事所見於他書者不少是記能詳其學道
所自故特附錄於此

人面豆

異識資暇金陵有丞相府胡惟庸所居園有五穀樹一
樹而兼五穀豐歉之徵如其年麥熟則樹發麥葉黍熟
則樹發黍葉五穀皆然聞惟庸造逆樹發豆豆皆人面
忽盡落未幾族滅樹若得氣之先也余去歲在禾中友
人嘗以數百粒見示云是漕卒自河南帶來者眼鼻皆

具酷肖人面但無鬚眉耳不知主何祥也

又案道場行者野語言人面豆產滇南一苞數粒宛然人面小兒服之可免出痘臨出服之危者可安彼地亦珍之不可多得有覓得者其形大如扁豆色白江浙間曩有豆作人面狀說部家以爲兵戈預兆意與此豆亦同特少見多怪耳此說則非蓋彼處自有此一種豆若江浙所產及余所見皆偶于黃豆中覓得非常有之物且黃豆豈有大如扁豆者乎

奎光

丁酉鄉試余寓天后宮時郡中修飛英塔甫竣偶鬥

來收冊費謂余曰老爺今科必需要中來歲狀元當在
湖州時不可失余問汝何以知之門斗遂言今年夏季
某日乍晚忽見飛英塔上有紅光燭天衆驚以爲火起
相率奔救至塔邊紅光已散絕無他異於是知其爲奎
光發見也是非大魁之兆乎次年鈕松泉福保竟魁天
下余自幼嘗聞道場文筆峯創建之異而未之信以今
觀之豈流俗之說果足憑歟

陳學士

余家藏國初陳學士大喻草書單條一幅云嚴君平司
馬相如揚子雲皆不復出凡十四字背臨右軍而勁裝
里裏集

古服似從柳公權出學士不以書名而筆力卓絕如是
必傳之作也相傳學士初入學時年十九偶病劇夢紫
衣僧自稱元圭大師握其手曰汝背我到人間盍歸來
乎陳未及答僧笑曰且住且住汝尚有瓊林一杯酒瀛
臺一碗羹吃了再來未遲屈其指曰此別又需十七年
也言畢而去陳驚醒病遂瘥已未成進士入翰林官至
侍讀學士三十六歲病痢不休因憶前夢笑謂家人曰
大師未來或又改期未可知一日辰起焚香沐浴索朝
衣冠著之曰吾師已來吾去矣踣跌而逝

徐孝子

徐孝子崑山人大司寇乾學之元孫也父某爲邑諸生
放誕不治生產家貲蕩然生徒亦散盡孝子年十三卽
爲縣胥鈔寫得值以養父母父故嗜酒無三爵不能舉
箸孝子力不給貰於肆久之不能償恐市僧之怒之也
日過肆中抵掌談三國隋唐演義聲色逼肖肆主悅之
竟不問酒值孝子遂佯狂歌唱藉此易酒食以養父歿
母病孝子又苦目眚不能作書居然抱絃索彈盲詞以
爲故業矣崑邑於雍正十年分設新縣曰新陽另建城
隍廟于城東之羅漢橋卽葉文敏家半繭園故址也孝
子每日歌於斯聽者雲集日將午輒告歸強畱之則泣

下眾異之或尾之去則以所得金錢市飲膳歸母食已
餒而後復來或詢其家世則僞爲聾狀慙笑不答蓋以
操術卑不欲汚先人門閥也其母死孝子遂不見或曰
自沈于河矣

外史氏曰徐孝子其古之所謂降志而辱身者與傳中
歷敘其自十三廢學以至母死不見讀者亦可以諒其
志矣故卽其畱之而泣下可知其歌笑之中無非涕淚
也嗚呼何所遭之不幸也以徐氏先世門閥後嗣之式
微不應若是之遽然近有人改國策語曰貧賤則親戚
畏懼富貴則父母不子余又讀樂郊私語言蔡京專政

日久及于攸權勢既與相軋浮薄者間之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別居賜第一日攸詣京遽握其手爲切脈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是兒欲以吾爲疾而罷我耳越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桐城一丐者嘗詣沈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沈異之令人覘其所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有老嫗處其中丐出物列陳母前傾酒跪奉俟母持盃方起跳舞唱山歌嬉戲以娛母日常如此母死丐不復見夫攸與丐皆人子也與爲攸也父孰若爲丐也母然則使徐氏而有

富貴子如攸何如有子貧賤而如丐是天之所以待徐氏爲不薄而孝子亦可對先人於地下矣孝子更何慚於人世而恥言其姓氏哉

男妾

板楯之西有女國其俗女悍男恭女爲君男爲妾媵多者百計擇少俊者充焉昔安樂公主嘗荐六郎於武后曰陛下聖壽日增謂宜廣置男妃以娛暮年蓋亦有所受之也

上智酒醴

杭城藩署前池中種大小數十極爲蕃衍好事者或市

餅餌碎而投之諸黿盡來水面爭食掀波鼓浪蹙蹙可
觀相傳國初時藩庫銀屢被竊緝賊久而未得後以陰
溝淤塞召工葺之啟視有二屍一順一逆以首相觸墮
塞其中始悟此爲盜銀之賊由池中而入者因畜黿以
禦之自是盜始絕蓋此中只容一人出入能前進不能
卻退二人始未相謀故適然相值不能退不能遂而偕
死焉若吾邑上智潭之黿自宋代已有之矣莫淵烏將
重廟記言紹興壬午有虜使道崇德聞之督吏取黿以
獻吏俄感疾使者亦夢黿自訴而復歸焉或曰卽烏將
軍之神蓋神物也然莫志言當時固有數十余幼時猶

及見一兩頭今則絕不復見矣豈靈物之隱現有時抑地運使然歟

武松墓

六和塔在進瀧浦上塔下舊有魯智深像今毀矣當日聽潮而圓應在此處進瀧浦下有鍊嶺關說是宋江藏兵處昔江中有盜劫得商舟財物相與攜而藏其中爲伏弩所射而斃自是人不敢入國初時江許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日進征青溪用兵於此裨乘所傳當不誣也惟湧金門金華將軍俗傳卽張順歸神則無稽矣今又譌爲青蛙將軍史言劉豫降金驍將關勝

不從殺之是關勝亦有其人但不可据爲水滸之關勝耳一則死於忠一則傳以盜是耐庵之罪也

死經三次

今年春晟舍閔氏五柳居中以瘟疫死者三人而友梅之嫂菱氏者則死而復甦者再自言始死時有藍面鬼二人如皂役裝束者戴紅帽貌甚獷惡拘之出門一路黃沙白草曠莽無人行數十餘里鬼役嫌其蹇澀將笞之正惶急間忽見前面一叟白髯飄拂而來近視之乃其貧者也時翁死十餘年矣始悟已身已死哀泣求援翁輒張兩手阻之曰此何地也而汝亦來此且藍縷

如是豈可去見閻君方被攝時氏蓋未及更衣也顧叱
二役曰惡鬼烏得無禮二鬼頓縮如小兒頃刻奔散於
是曲折導至家覺世界光明甫入門則身已臥靈牀矣
於是舉家共喜以爲鬼卒之誤勾也居二日又死死一
日復甦言此番被拘時非復向者去路但覺陰風慘淡
天地異色中途遇一皓首繭袍者見之訝然曰汝非
某氏婦耶汝陽數未盡宜速返再遲則尸已腐矣因向
鬼役緩頰數語鬼役釋之而去乃得還家焉進以湯藥
神氣漸夷咸謂其終不應死也無何病復劇翌日竟死
自是不復甦

外史氏曰小說家者言人之死也必有鬼役勾之然有以誤勾而卒放還陽者有以他案牽連就質而釋回者若子不語之過土地神而導之向獅子大王訴冤者則以冥吏之作弊其事得白而復歸者也若縻氏之死至三次而卒不復蘇則非誤勾者矣然其始之死而再蘇者何耶真不可解

埋憂集卷七終